

齊東野語

卷一正卷五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蓋昔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坐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非之之辭也故莊周日齊諧爲滑稽漢高責齊虜

以口舌如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  
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郊子也其訂輿圖審乎  
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詞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  
公子札也他所稱舉旁聞曲證如歸泰山之顛而  
記封丘之墳過矍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凡若是  
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云哉故曰周子之辭謙爾非  
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  
亦非也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

爲家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  
豈其子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敷六  
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  
宮府之故事汎濫淹注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  
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  
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  
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言以附於  
一本少於  
字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至元辛卯孟春刻

齊東野語  
源戴表元序

齊東野語自序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記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纒纒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獻也余齟侍膝下竊剽緒餘

齊東野語  
已有敘次意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  
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  
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目錄  
及諸老襍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其  
世俗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  
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  
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  
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洊遭多故遺編

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恨  
閒居追念得一二於十百懼復墜逸爲先人羞迺  
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脞說務求一本無事之

求字

實不計言之野也與時展余卷者噓曰野哉言乎

子真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  
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  
言烏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  
父書

齊東野語後序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杲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勃也次歷富平淮西苻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

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  
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  
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  
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譬若  
俞緩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  
語也顧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  
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命杲姑鈺諸梓將與有志  
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

述諸後以志歲月

正德乙亥歲孟夏之吉

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臨安盛杲書

齊東野語後序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尚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卽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顧所書苻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



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  
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顧忌而弗之敢承是非  
於何而始定哉瞽瞍頑嚚鯨鯢以殛死述典謨者略  
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評魯  
昭諸篇悉削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  
不以一眚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觀過知仁  
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列傳多就其家取行狀  
碑銘贈記贊述稍加粉飾卽爲直筆夫卽文字之

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古聖賢之  
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事業獨  
不見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憑哉客不能難爰  
命工刊成掇其語廁之末簡

正德十年孟夏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耒陽胡

文璧書

齊東野語卷一

孝宗聖政

昇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儷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

齊人周密公謹

虞農毛晉子晉訂

識

謹書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  
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談不修職業故  
也李安國爲郎官一日有薦術士至部中同省因  
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窘甚咸欲飾辭自  
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爲欺其罪大因援魯  
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旣而事寢不  
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李處全嘗論匠監  
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處全請託

私書爲言上旣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  
旣而與祠而玉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權諧  
已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  
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  
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女真使烏林  
荅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主一本無起居贍軍  
酒官丁逢上書乞斬之卽日引對遂極論前侍御  
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污事卽與改命入

官陞擢差遣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差時相欲  
 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  
 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  
 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職曾懷可降  
 觀文殿學士○丁婁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舊學  
 之故力附曾覲其後魏王出一本無判明州尤昵  
 近之既而入奏與之求貼賤上批荅云朕於吾子  
 無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

論罷之○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  
 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  
 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缺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  
 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  
 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庚子九月  
 上宣諭宰執云已一本無有有字指揮閣門令今後常  
 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  
 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禮貌之意也○上一

日與宰執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爲清白之傳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丞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畧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羣詣臺諫宅陳詞臺諫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或疑京尹王宣子

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臨安府將爲首作鬧人重作行遣旣而宣子頗回護之上怒云設使鄭丙容私自當訟之朝廷安可無禮如此若不得爲首人王佐亦當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爲首其次許斗權羅彙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嘗秋早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

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  
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  
更與禮官等考訂之○淳熙九年明堂大禮以曾  
覲爲鹵簿使李彥穎頓遞使習儀之際曾以李爲  
參預漫爾遜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當  
者久之在列悉以顧忌皆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  
禮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宰執也觀瞻所繫開  
府之遜良是徑揖李以前時曾方下盛眷翌日入

愬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即日批出李彥  
穎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頓遞使禮直官某人特轉  
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淳熙中張說頗用  
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  
曰當致酒餽爲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  
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  
以上樽珍膳至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  
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

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饍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卽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亟過宮力解之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

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爲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虜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鼈僅可燁狐兔朱氏晦菴詩云誰然丹黃燄爨此玉池水蓋或爲溫泉之下必有硫黃

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

段于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敘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按史記聃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爲姓故木與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

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爲魏將有功封於段干若如史遷葛洪之言則段干木之賢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表荅用先世語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荅徑用

齊東野語 八  
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  
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  
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  
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  
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  
事君此又述批荅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 密章密章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  
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  
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密之章密  
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密  
卽蠟所以謂之密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  
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  
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述神道碑云  
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諡議云密章加等

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號書密章密字乃竝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

取楚最強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論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東坡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

齊東野語 十一  
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  
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  
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爲仁  
義之師長驅東嚮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穎  
濱論曰劉備棄荊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  
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  
之氣以攻人則是其器不足尚也其說蓋用陳壽  
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

少哉

詩用史論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  
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  
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  
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  
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  
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

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

侯善言子房矣此論全用荆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議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矣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

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  
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  
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  
清冷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  
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  
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  
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  
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團團樂

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  
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  
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  
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  
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舜  
選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  
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  
羽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

亞父獨不當試曉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 漢租最輕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攷在昔獨兩漢爲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

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

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  
 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  
 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  
 以災傷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始元初郡無稅食  
 志行軍勞苦者給復高二年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  
 租賦初元元年又至於卽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  
 封元四年五年永始四天漢民資不滿三萬免平  
 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

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  
 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  
 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  
 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  
 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  
 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



歸已無及繞菴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荅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里學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

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

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梓人掄材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斲大爲小略無顧惜之

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

一條截用

模枋者以人立木之兩傍但可  
以手模不可得見其大可知

上批曰

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勅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卽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為將作監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請輟將作鎮庫

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引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為晉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興中為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賊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

情止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煨煉成罪當流海外因寓客船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寃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旣知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御史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

置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旣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具以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

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記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志亦爲所罔以爲真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見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

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姬持牒立道左命取視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卽好論曰事不可行也姬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兼學士嚮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

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厠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

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領之不復賜坐自是眷顧頗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卽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傷一作君臣之際難哉

張定叟失出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

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杓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旣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覓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旣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聞而吏昧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旣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放翁鍾情前室

陸務觀初娶唐氏閩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

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餽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

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上猶弔遺踪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髮



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  
辭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  
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  
氏園又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  
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  
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  
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齊東野語卷一

終

齊東野語卷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  
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  
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  
從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入  
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

齊東野語  
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  
浚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虜婁室  
破陝州李彥仙死之旣而與其副撒離歇及黑峰  
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  
來犯又爲端所敗旣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繫  
虜爲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  
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  
可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

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  
方急不得不爲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  
王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  
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  
中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  
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  
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

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資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爲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朮聞變自京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七萬會戰於耀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爲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渥環慶經略

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爲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

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玠收秦鳳餘兵  
閉大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  
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  
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  
劉子羽以爲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尚原而虜  
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川一本州字軍士皆憤取其榜  
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  
之而浚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  
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敗遂走  
興元又走閬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  
皆爲潰兵所破矣

既而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  
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  
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  
多上書爲端訴寃者浚益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

秦州獄時人莫不寃之軍情於是益沮矣紹興元年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設祕閣以崇儒儼上方以鑄印及旣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去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

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餘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怒怨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閩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

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旣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淮西之變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爲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

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謂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之

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卽日乞解兵柄持餘服而浚訖行之瓊輩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搥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任意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銜上章乞回避之張宗

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社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廳事聞有大聲如髀箭辟歷自戟門隨牌

而至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拍案歎曰龐涓死此樹下卽時亂作遂縛呂社及殺中軍統制張景鈴轄喬仲福劉永衡前知廬州趙康直釋知廬州趙不羣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至淮岸遂殺社及康直釋不羣使還浚乃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交章論列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

雖本無疑貳者皆使之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酈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參政張守期爲力求未減都官郎官趙令



裕一本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

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職旣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趙鼎力拯解之改祕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爲出言官於外

退朝錄曰紹興二十年浚復上疏論邊事高宗爲湯丞相云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

今復論兵極爲生事於是復有永州之命揮塵錄云淮西軍叛後馮楫啓上曰如張浚者當再以戎機付之庶收後效高宗正色曰朕寧至覆國不用此人矣遂終高宗朝不復再用

### 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旣入見屢奏欲先取

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  
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  
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  
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  
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  
無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  
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  
何益乎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

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  
豈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  
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  
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  
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  
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  
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  
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

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衄於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

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疑之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隕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以成

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

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

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虜庭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

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關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旣而

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幣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

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

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

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璧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

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進開府儀同  
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  
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  
右時符離府軍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  
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  
袋十七萬條衣絲棗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  
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  
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

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鬪  
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  
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  
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  
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間忽  
報金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  
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  
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



宏淵大軍并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已有

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旣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旣而置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

淮軍馬旣而又復入爲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召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罷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爲不可湯思退乃白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絀旣而金紇石烈志寧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壁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衆直抵符離帥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衆潰去計其得喪

孰少孰多若以符離之役尚爲兵少致敗則請空國之衆以迎我師

云

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爲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日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爲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

寸地此論不足悔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獨付以  
恢復之任公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  
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  
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  
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  
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  
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

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  
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  
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  
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  
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  
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  
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

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  
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  
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  
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反以殺傷  
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  
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  
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  
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閒談云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  
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  
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  
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可盡信乎與其  
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  
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  
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  
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潘

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  
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  
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  
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  
史傳之千萬世可乎

齊東野語卷二

終

齊東野語卷三

紹熙內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圓丘先是  
貴妃黃氏有寵慈憲李后妬之至是上宿齋宮乘  
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  
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爲獲罪於天且  
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遂得心疾歸卧青城殿壽  
皇知其事輕輿徑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

右使勿言既寤小黃門奏知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憚自是喜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遂趨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

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禮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先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

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  
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  
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  
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遂  
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  
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  
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閣韓侂胄奏請  
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各還第

國史趙汝愚傳云孝宗令

嗣秀王傳意令宰執復入非實

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

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  
寺集議百司皂隸造謗譌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  
劉過改之一書至有生靈塗炭社稷丘墟之語且  
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卧釣磯擾擾  
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識度  
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鎮靜浮言而朝紳學士  
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負謗日甚一日

齊東野語 三  
至六月九日戊戌壽皇崩於重華殿本宮提舉關  
禮等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  
參政陳騏同知余端禮力請過宮俟至晚又不果  
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等嘗請過宮以笏攔光  
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便請陛下升輦已而無它至  
是亦以爲妄不復信十三日壽皇大殮車駕不至  
無與成服人情憂懼留正等遂奏請憲聖代行祭  
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反數四始得太皇聖旨皇帝

以疾聽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  
相百官就重華宮成服正等遂遵行之然中外人  
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富室競輦金帛藏匿村  
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人如李詳等  
搬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  
等連疏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  
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依付  
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



留正見之懼以爲初正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邪會次日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爲不祥先是正嘗從善軌革者問命有兔伏草雞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我酉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爲山陵按行使臨欲渡江因別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拯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

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聞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尚書說亦不妨彥逾曰既有此御筆何以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尚恐上怒此事誰敢擅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彥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

官曆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卽位卽是好日兼官曆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與殿帥郭杲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體仁諭意杲皆不荅汝愚大恐彥逾曰某嘗有德於杲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洶洶一作太尉知否杲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

某盡誠以告太尉不荅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曰事於慈福宮者始擬吳琚琚憲聖姪也琚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吳環環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閣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聖女姪最爲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

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尹遂許爲奏知次日未報侂冑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值憲聖感風不出侂冑益窘立殿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邀問之侂冑不敢言因指天爲誓侂冑遂具述其事禮曰卽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憂耳憲聖感額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

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且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驚曰事將奈何禮曰今宰執令韓侂冑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玘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冑侂冑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騃余端禮及郭杲并步帥閻仲

關禮使其姻黨閣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論宮僚彭龜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頃之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

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至簾前面付之汝愚卽入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

書訖關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冑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卽皇帝位關禮張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尚得爲孝乎衆扶上披黃袍上猶却立衆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

杲閻仲同韓侂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禫祭禮禮畢御史臺閣門集百官禁衛立班起居翌日侂冑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侂冑對曰嗣皇帝光宗瞪視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殿帥郭杲以五百軍至祥禧殿門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馴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璽取

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

之際憲聖方自內付璽與之

四朝聞見錄云寧宗次日謁光宗慈懿方

自卧內取璽與之按御璽重寶安得即位後方先取兼璽玉各有職掌安得置之卧內恐非是實

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嘯

一作誘

聚亡命謀以七

月望日為壽皇發喪為亂前一夕登極赦至其徒

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

史張叔椿則劾以棄國之罪遂遷叔椿為吏部侍

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

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

為樞密使及孝宗將攢汝愚建議欲卜山陵與正

與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

許侂胄以事成日授節鉞彥逾執政既而推定策

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

杲節度使彥逾為端明殿學士出為四川制置知

成都府侂胄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

元係防禦使知閣門事至

是僅遷一級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

不過蒙成耳今既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我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冑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爲熹等像峩冠大袖講說性理爲戲於禁中熹與龜年等屢白汝愚曰侂冑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

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慮之有既而熹進對面陳侂冑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熹宮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還上繼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冑竊弄威權爲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留之既而龜年與郡侂冑勢由是益張會彥逾帥蜀陞

辭日盡疏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爲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閤劉攽謂侂胄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爲侍御史侂胄知其欲擊已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於是以御筆除大理簿劉德秀爲御史楊大灑爲殿院又罷吳獵以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韓黨矣先是汝愚嘗云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

龍陞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荅有親爲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太學生上書乞尊汝愚爲伯父周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



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謫未幾何澹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且言與徐誼輩造謀欲衛送太上過越爲紹熙皇帝等事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註

離騷以寄意焉敖陶孫題詩於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翥汪義端交論僞學而劉三傑以僞黨爲逆黨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僞學而直省吏蔡璉告汝愚定策時異謀賓客所言凡七十紙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旣而侂冑遷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肇開兵端身殞國危在侂冑固不足

責而當時諸君子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誅韓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侂胄爲平章軍國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爲太師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初恭淑后旣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太學生王夢龍爲后兄次

山客監雜賣場趙汝讜與夢龍爲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前侂胄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洊饑懼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樵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而侂胄又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會鄧友龍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而從吏之開禧元年四月以李義爲鎮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

增戍渝盟見責遂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計七月侂  
冑爲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蘇師旦爲安遠軍  
節度使領閣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冑頃爲鈴  
轄日嘗以爲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  
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爲鎮  
江都統兼知揚州二年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  
撫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鄧友龍爲  
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虜使趙之傑完顏良弼來

賀正旦倨慢無禮於是以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  
師已而陳孝慶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  
孫成復保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夫節攻蔡  
州不克軍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  
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邁以  
往李昉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敗事者更易諸  
閫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衙江上之兵  
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旣而吳曦遣其客

姚淮源獻關外四川之地於金人遂封爲蜀王至此侂冑始覺爲師且等所誤遂罷師且除名送詔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犒軍費斬郭俾於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真州以援兩淮丘密以簽書開督府旣而圍襄陽犯盧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階成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丘密罷以樞密

張岩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旣而次第復階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冑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冑大怒坐信孺以私覲物擅作大

臣饋遺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爲江  
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再遣監登聞鼓院王  
栴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曦  
入奏言侂冑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荅皇后從  
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荅后懼事泄於是  
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爲禮部  
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  
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

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議既定始  
以告參政李璧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  
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冑在都  
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  
事泄面發赤徐荅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  
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  
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  
鑑鑑曰勢必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

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鑑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諾於道旁者問爲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

案此處是夕二字有誤疑當作先是

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爲不知必僞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擲殺之是夕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俟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旣而侂胄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

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荅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宮省事祕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侂胄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徒斷夏震

爲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賓州陳自强雷州郭倪郭僕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璧張崑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爲右相衛涇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殛事牒報對境三省以咨目遍遺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

下上不許時王柎以出使在金虜帳一日金人呼柎問韓太師何如人柎因盛稱其忠賢威略虜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柎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爲脫身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冑函首爲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間已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書鑰倪兵思皆以爲和議重

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爲之地者蓋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於衆中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爲之地者指

章也

葉清逸聞見錄云良能首建議函首王介以爲不可此非是實

於是遣臨安

府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諭諸路宣撫制置以函首事遂命許奕爲通謝使王柎竟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



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是時金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吳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惜哉且柎侂胄所遣今欲議和常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柎也至有題詩於侍從宅

曰平生只說樓攻魏此魏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梟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柎道莫遣當年寇準知亦可見一時公論也明年閣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於橋柱矣金主嘗令

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身  
詢之乃韓也和議旣成乃盡復秦檜官爵以其嘗  
主和故耳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  
抗疏請斬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冑主戰  
倫之子枬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  
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嘗以  
意推之蓋高宗問關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  
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爲

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  
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却議之蓋可見也秦檜揣  
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  
爲主和之失及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  
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爲不然其後符  
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  
無日不在中原侂冑習聞其說且值金虜寢微於  
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

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僂宜也身隕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宰大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當泰禧間大父爲棘卿外大父爲兵侍直禁林皆得知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齊東野語卷四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  
攷覽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  
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  
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日  
不敢端言其過秦頒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  
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

齊東野語  
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啓  
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  
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  
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  
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  
嚴助下莊爲下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  
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  
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

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  
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  
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  
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  
練子孫皆呼練爲白絹隨帝諱忠凡郎中皆去中  
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  
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  
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

中郎爲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唐世宗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韓擒虎爲韓擒高祖諱淵趙文淵爲文深淵字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今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

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環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脅從罔理韓元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亶改人愿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閩中隆康爲晉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及山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

案○帝以下七字有誤  
應諸帝無諱昆者且改  
編作昆則昆字仍在唐  
玄宗後改名不此疑當  
作文宗諱云云  
大聖武宗諱彥李  
雍改名曰此支數

淳淳州改為樂州韋純改名貫之之純改名處厚  
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執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  
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行範程純改  
名弘馮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敬  
宗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帝諱昆宋緄會要作  
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漸武宗諱炎賈炎改  
名嵩宣宗諱忱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石梁  
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牆晉高祖諱敬塘析

敬字為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  
復析為文為苟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  
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  
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為句字者句思  
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  
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吳太子諱和以和  
興為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  
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為恒農

諱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  
易爲洪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毘陵封東海  
王世子毘以毘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賢諱改  
集賢爲崇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呂后諱  
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武后諱翌音照以詔書爲制  
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  
爲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  
富陽蘄春爲蘄陽此避后諱也○元后父諱禁以

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  
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  
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  
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  
朝章憲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  
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  
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  
避后家諱也○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



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爲蜂糖趙避石勒  
諱以羅勒爲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  
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祜爲荊州州人呼戶曹爲  
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詩書則不諱若  
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  
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麇發之詠大誥弗  
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

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  
○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  
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臨文則不諱魯莊公  
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  
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書祀  
元封詔書有啓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  
國與萬邦作孚韋孟詩總齊羣邦皆不避高祖諱  
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

齊東野語 六  
奏議云幹植不强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  
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  
亦不盡避韓文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  
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  
行素云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  
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顛曰顯映班序柳文樂  
曲曰羲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  
卽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

翼之侍講延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  
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  
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  
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  
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  
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  
公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  
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桓公名白傳

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腎腸為腎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為嶽此則不諱嫌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

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

茂云蓋當時避諱改為其字之者變也如卦變

爻曰之也宋朝真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為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為常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

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

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

以祖諱會以會稽為鄒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

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序故以序爲敘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齋糧之類此不能

盡避也○范曄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竇會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遷吏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爲太子少傅呂渭劾之宋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續家諱保樞皆爲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弘以弘

文館爲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此則朝廷爲臣下避家諱也○元稹以陽城駙與楊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駙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荆人愛羊祜戶曹改爲詞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郢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

更名孟亭歛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幾○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

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為可罪也○若桓玄呼父溫曰清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朱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巳之戊為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書名而

案溫祖名茂琳字以清  
字皆讀同茂音故改戊為  
武非以避嫌也

不姓皆諛之者過耳未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為孝若唐裴德融父諱臯高錯為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父諱臯而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

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歛色端笏曰  
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乃殷夢家諱  
龜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  
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  
太過一夕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怵與夫同音改  
文散諸大夫爲太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  
興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  
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

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岱高徐績父名石平生不  
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  
諱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名  
京兆尹李鑿擬以女嫁之令其改姓昱辭焉五代  
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  
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  
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  
昂趨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

非右也彥朗乃怒昂卽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卽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卽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係其姓名

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生羣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侈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聞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



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爲方旣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方山遂止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爭體統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爲湖廣總餉時方岳巨山知

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繹騷市民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

是朝廷兩易郡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厓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曝日

袁安卧負暄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檐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云負暄近牆壁又西閣曝日云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

歛有託歌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樂天負日詩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此皆深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真若可持獻者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余嘗於南滌作小日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

油絹通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舍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王立之亦嘗名日窗爲大裘軒謝無逸爲識詩曰小人拙生事三冬卧無帳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氣暢薰然四體知一作恍若醉春釀此法祕勿傳不易車

百輛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人人如挾纊陶隱居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樓攻魏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爲賦詩攻魏次之云處世難獨醒時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復供酒事謫君幸三適得此更慙愧向來六逍遙特書

見清與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曲身成直身朝  
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奇一作

寄

溫難語純綿麗

洪駒父亦有  
大裘軒詩

經驗方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  
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  
此症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  
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礬礬研細

以醞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

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垂泣請

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

笈有少許卽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

甫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差其後凡治數

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求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

預備以備用也○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

一器塵罨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

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筋膜塵  
土入水腦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小時以  
銀筯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  
奏效○辛酉夏余足瘍發於外膝初甚微其後浸  
淫涉秋徂冬不良於行凡敷糝膏濯之劑嘗試略  
遍痛癢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  
其蹒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  
當先以淡薑水滌瘡口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  
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  
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  
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  
人意表如此丸其後莫子山傳治痢杜僧丸亦止  
是一膏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用事切當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壽德宮置酒賦  
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

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蓋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劉功府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牧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楊府水渠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四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

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有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

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旣而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謂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燬閣之禍云

潘庭堅王實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闔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臞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甫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

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荅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鄉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枋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紹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枋殿試第



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  
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  
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以白旣而盡去寬衣  
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  
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亭行  
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  
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  
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

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  
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則卧病而殂旣不得年又以  
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  
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  
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  
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  
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  
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

之是非昔在有周今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今  
日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今不能止一士之異  
嗚呼此所謂世教今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  
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齊東野語卷四

終

齊東野語卷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  
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檇  
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  
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  
有尚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  
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

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用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鑄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燮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

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則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紀楚鬻熊之後爲圉鄭穆公之子圉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圉稱所撰蓋圉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圉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圉典魏有圉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用字通用故樂書作籛鄭康成於禮書用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用唐李涪嘗辨之

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各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用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用頭寨卽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蔡氏註用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用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權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用里作甬里亦非也後漢有用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作文自出機杼難

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間

晁無咎補之繼來爲守則亭已頽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爲之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類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而爲賦且自序云或請爲記荅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爲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爲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荆湖闔遂與孟珙合韓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南仲范文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開闔於光黃之

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一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爲固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蝨蠅撲面杳無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尚堅單州出戍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

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暴橫亳人怨之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過魏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東京二十里劄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六七百人荆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

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  
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  
以能盡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集而潁  
川路鈐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帥下鄭州二十日  
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  
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  
汴半月不急趣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  
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議士三

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  
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共一萬二千人命淮西  
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廬州  
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  
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領軍以  
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  
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戴應龍回  
汴趣糧且如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爲不

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陰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是晚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爲北兵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

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飢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諸將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遂遣步軍兩項往劫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圍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爲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圍



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吉下歸順人楚珩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值北軍大隊無噍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膀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砦柵轉鬪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

浮光樊顯張迪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應龍自汴趣糧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衄之耗遂馳還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帥參劉子澄則以爲無益抵暮下令促裝翌日昧爽起發衆皆以爲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爲班師焉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合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

齊東野語 八  
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以成敗  
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  
此事得之當時隨軍幕府日紀頗爲詳確近於忠  
信嘗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 端平襄州本末

趙忠肅公方開闢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  
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爲荆湖制置大使鎮  
襄陽蓋欲其紹世勲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旻樊

文彬李伯潤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  
上下之序民訟邊瑣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  
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  
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  
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  
疑之及楊受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  
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  
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遂泄

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貺節遂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轎中凡回易錢之在州者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卽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章清孫以襄倖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

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鐫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爲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棗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聞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旻而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卽李藏器之軍留黃陂上者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撓淮西制帥楊恢

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旻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未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擔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爲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廿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侷蓋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卽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廿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孑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日飲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

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借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趙出城迓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酌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卽宣言欲剷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趙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媠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云人愈皇皇矣

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檢者

趙之姪

宴遂中止二十

日止宴李虎王旻三福楊茂先李伯淵黃光弼夏全於府大醉極歡達旦而罷廿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爲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許救撲至廿三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旻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旻首已斷身皆分裂

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爲叛軍焚殺廿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先焚其父威惠廟遂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

狼狽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中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戍荊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窗爲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懸梯而下以準遣胡翀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

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  
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  
人物雜遝宴飲趙怒以爲僚屬置宴略不避忌亟  
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鑰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  
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  
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  
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  
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日擊云

趙氏靈壁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  
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璧縣道旁奇  
石林立一峰巍然峭崿秀潤南仲立馬旁睨撫玩  
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  
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卽  
退纔食頃數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  
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爲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

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  
來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爲之一笑

### 南園香山

事有一時傳譌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  
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  
身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  
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師獻  
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卽

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朽  
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盡信也如余  
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卧草深  
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 李泌錢若水事相類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嬾殘泌察其非凡中夜  
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  
領取十年宰相

李泌家傳及甘澤謠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



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  
 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  
 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  
 若水辭去後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  
 麻衣道者也邵氏間見錄又若水謁華山陳搏曰目如  
 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  
 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明道雜誌又若水謁陳  
 希夷曰子神清氣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閣道者決

之乃以為不然

畫墁錄

又法雲佛國禪師惟白傳康

節易學甚精熟未嘗語人元符辛巳鄭達夫以大  
 宗丞召佛國即招達夫飲併約妙應大師伯華同  
 席顧妙應曰如何妙應曰決作決作佛國乃語達  
 夫曰君異日必為相直待蔡元長張天覺顛沛之  
 後即爰立矣已而果然鑑堂遺事已上數說皆同而微  
 異豈即一事演而為數說乎大抵近世雜說率多  
 勦入不可盡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坡翁爲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寬違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弑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麇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

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爲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麇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

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適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寘高第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喬文惠晚景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

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趙伯美

趙嘉慶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褊躁故所至與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吳蒙明發知建昌軍至則撫勞勦除漸致安靖朝廷獎勞之未幾以病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

伯美在後省遂繳寢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復繳其祠且謂前奏稽遲是必賊蒙使其兄司農丞革坐局行賅遏截御筆之所致以區區支疊瑣瑣下流輒敢倚同氣以置局於輦下植死黨而爲阱於國中乞收回玉局之命併從尚書省劄下吳革責戒勵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上徇欲欺君如或不悛重寘典憲省劄既下吳農丞辨析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

既被繳駁聖恩寬大遂畀祠廩或予或奪惟上所命且革濫綴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謂置局何謂行昧兄弟蒙始於請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事營求蓋弟蒙之取怒嘉慶者祇緣丁未歲同官京推以女求壻屢請不諧遂成讎隙求盱江僚屬之薦舉則有書求盱江公庫之文籍則有自厚貌深情機穽莫測況於革尤爲無辜且所謂責勵狀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仰惟國家待士以

禮三百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白但乞將革罷斥遠跡讎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知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證且謂繳蔡榮疏內謂榮與革結爲死黨滋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後二年伯美爲湖南憲牟滌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牴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稽復疑爲叔清鄉相謝瀆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沉匿之弊謝相大不能堪遂於榻前奏陳將承

受蘇鏞斷遣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刑趙嘉慶昨於奏狀稱已按知衡州牟滌久而未下謂是相府過奏尋令臨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進銀臺司等人根究俱稱卽不會有奏投進所有牟滌既是外臺已按雖是未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牟滌與祠隨有御筆云趙嘉慶劾牟滌初無奏牘輒誣大臣以沉匿之事力肆攻詆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且不顧廉恥行賄賂吏尚氣節者

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巖宰相■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鑄一秩罷任以爲翼虛駕僞虧國體壞綱紀者之戒明年謝罷相董榘堂槐繼之嘉慶爲大逢供職後復有申省狀云重念嘉慶重遭誣罔沮於威勢不合分疏但誣奏傳播萬里而元來按發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蘇鏞久已叛去忽得其狀具述前相之子使其僕任康祖誘脇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發以前牟滌自知在郡酷虐有罪

懼爲民訴先已馳告謝修修遂令任康祖誘脇蘇鏞遇有嘉慶章奏須先袖呈相府先奏實被謝修分付以水濕打回第二奏旣到謝修自知敗露却將蘇鏞送獄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方得旨與改正理選月日是歲冬察官朱應元劾伯美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贓錢不問虛實之有無但責都吏之代納兜攬民訟交通關節爲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出

二蘇議禮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撫二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爲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頴濱乃據周禮爲說謂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祭以至於今焉





